

栗  
田  
元  
次  
著  
胡  
錫  
年  
譯

日本近代史

正中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日本近代史

全一冊 定價國幣八元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

有權版印所必究

原著者 · 栗田元次  
譯述者 · 胡錫  
發行人 · 吳秉正  
發行所 · 正中書局常局次  
印 刷 所 · 正中書局

滙·本

(2083)

2/1

校整：  
海苔

## 譯序

譯者本人因喜涉獵日本歷史，常覺國內已有的幾種日本史籍，太簡略了。而間或有幾種比較詳盡的，又太專門了。如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陳捷譯），西村真次的日本文化史大綱（碧臨譯等），原來都是好書，可惜所敍的範圍太窄，不適宜於一般欲稍知日本史實者的閱讀。以中日兩國地域之接近，關係之繁複，我們最低限度，似也應有一部比較普通，比較詳細，比較持中的日本通史。譯者嘗頗有志於此，但自願淺陋，未敢輕易嘗試。因想出一個比較取巧的方法，就是選定一種在日本大中學中閱讀最廣，而譯者自己認為最適於譯成中文的日本通史做基幹，而另選三四種其他在日本閱讀最廣的通史做參考，仔細比較，參照異同，然後即取其材料，自立一個系統，寫成五十萬字左右的日本通史，庶幾用力不多，而詳略可以適度，所敍史實，亦與一般日本人所認識者相去不遠。當時所選定的底本，為東京帝大國史系主任黑板勝美的更訂國史之研究第二三兩冊（因第一冊係研究日本史的入門書，而非敍述史實之書），而用以參考者，為栗田元次の綜合日本史概說，大森金五郎的大日本全史，和世界史大系中的日本史。當時曾頗費一點功夫做札記，編綱要，但未及動手。民國二十六年夏，因暑假南歸，初無久住之意，所以把一切材料置於北平，嗣七七事發，倉卒之間，遂無再回北平的機會，這點小小的努力，也就付諸東流。抗戰初期，南北流浪，四五年行踪不定，當然再沒有心情來注意譯事。直至民國三十二年住定重慶，始又想起舊事。但在幾經浪流之後，手頭已無參考書籍，而一班舊友大多亦為流亡同志，攜帶書籍者甚少，攜帶日文書籍者尤少，所以無法實現宿願。後來好不容易在一位朋友那裏發現一部綜合日本史概說，覺得可以利用，於是放棄原來自編的計劃，一意遂

譯。

譯者本意，原欲寫一部日本通史，即自神武開國的傳說起，至明治維新後爲止的日本史。爲什麼今對綜合日本史概說，不譯全書，而僅譯江戶幕府時代的一部份呢？關於這問題，譯者有三點解釋：（一）近年來，譯者生活變動太多，如譯全書，篇幅約需增加一倍餘，譯者未必能始終其事，與其譯出前半部，還不如譯出後半部，較合實用。（二）栗田原書，上下二冊的寫法不同。在上冊中寫上中近古史時，完全接受日本舊史家的傳統看法，祇知推崇皇室，分辨名分，於某一幫人戰亂的勝敗，或某些人在政治上的得失，看得太重，敘述過詳，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所佔篇幅太少，此非但譯者所不敢苟同，亦國內讀者所不需要。但他於近代史的寫法，却截然不同，雖仍間或保有一部分傳統的見解，但已非支配全書的基本力量，態度大致很客觀，且已不復注重一部分人的事，而注重一般社會的趨勢，對於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敘述尤詳，尤推爲最好的近代史之一。（三）人類之所以要研究歷史，無非要根據過去已有的經驗，來判斷現在或將來的趨勢。所以最接近現代，或與現代關係最密切的歷史，最受重視。因此，愈近代的歷史，需要愈大，這是一般讀歷史的人所公認的通則。而日本史尤其如此。日本史家，普通指江戶幕府時代的歷史爲近代史。在江戶以前，日本戰亂的時間多，治平的時間少，有之，也很短暫，且往往限於京畿一隅，決不能與中國史上的漢唐宋等宏規相比擬。文化方面，祇知整套的模仿中國，和接受自中國轉輸去的佛教文化，生吞活剥，簡直無法消化。縱然有一點本國的東西，非但幼稚無足觀者，且亦未爲其本國有勢力的人士所重視。有人說日本文化祇是中國文化的雛型，假使這話可以適用到現代的日本，必更能適用於上中近古時代的日本文化無疑。江戶時代不但有全國性的統一，且有近三百年的承平，這於日本國力和民族意識的養成，無疑。

是很重要的。而文化的消化、創造與滋長，尤非有久長的太平不可，日本之所以能於整個地接受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之外，創造一些半獨立性的所謂日本式文化者，江戶時代的長期太平，實為主要。所以在日本史上，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譯者之所以專譯日本近代史，而暫不譯其上中近古史者，其理由不外如此。

原書的著者栗田元次，係廣島高等師範的教授，為日本有數的正統派史學家權威，著述甚富，而綜合日本史概說一書，尤受日本史學家的推崇，日本大中學的國史課程，多以此為教本，因此，銷路也最廣。其優點在內容充實，考證精審，而於史實的分配，詳略適度，且著述態度審慎，沒有曲解史實之處，故於欲求得日本近代史知識的人是好書。其缺點在於頭腦太保守，見解太陳舊，幾與中國正史的作者相雷同。惟在本書之中，議論甚少，間有一二稍嫌迂腐之處，譯者已予省略。

關於譯事，大致保存原書的面目，惟原書既為通史，而譯本僅截取其近代史部分成為獨立的一書，在前後照應上，自需有許多必要的改動，庶不致脈絡不清。其中首二章的改動特別多。至書中述及有關中國之處，譯者間或略有增補或修改。此外第一章純由譯者自編，間述上中近古史，庶使單讀本書的人，也可對日本史全貌，有個大概的認識。書中較專門的名詞，譯者都加註釋，附於每章之後。全書中最使譯者感覺頭痛的，為繫年的標準。日史多喜用日皇年號，若照樣沿用，則讀者不易得到準確的時代觀念。若一律改成公元，亦確有若干不妥之處。因為日本史上的所謂××年間，元祿年間之類，未必準確的指那個年代所包括的時間，祇是泛指其相接近的一段時間，在日本人印象中，往往又代表着特殊的意義，如太嚴格的折算成公元，不但太迂執，而且也失去本義。必不得已，譯本大多沿用日皇年號，惟在書末附一個江戶時代的日皇年表，以便讀者查閱。而於江戶時代

以前的年號，或則改用公元，或者在括弧中註明公元的年代，以資補救。

目次

譯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一) 日本民族的起源	二
(二) 上古時代的日本	三
(三) 大化改革後的日本	四
(四) 實行徵兵制	五
(五) 政權落入武人手中	六
第二章 江戶幕府的成立	七
第三章 江戶幕府初期的集權制度	八
(一) 自家康至家光時代的政治情形	九
(二) 幕府的制度	十
(三) 家康時代財力的豐裕	十一
(四) 幕府與朝廷的關係	十二
(五) 幕府的統治其下屬武士	十三

第四章 鎮國………	
(一) 幕初的鼓勵對外貿易政策………	
(二) 從開國轉變為鎮國政策………	
(三) 鎮國的影響………	
(四) 幕府財政漸露破綻………	
第五章 江戶幕府的文治政治………	
(一) 自將軍家綱至家繼時代的政治情形………	
(二) 儒臣政治………	
(三) 教化風俗的重視………	
(四) 幕府財政漸露破綻………	
第六章 國民文化的形成………	
(一) 一般學術的發達………	
(二) 文學的發展和普及………	
(三) 美術的興盛………	
(四) 一般文化的普及………	
第七章 江戶時代的社會階級………	

(一) 江戶幕府時代的特權階級——武士	一〇四
(二) 武士以外的人民	一一四
<b>第八章 國民經濟的發達</b>	一二三
(一) 交通發達貨運流暢	一二三
(二) 貨幣開始流通	一二六
(三) 都市逐漸興起	一三一
(四) 財富積聚促成商業的繁盛	一三五
<b>第九章 江戶幕政的變革</b>	一四〇
(一) 八代將軍吉宗的力圖矯正積弊	一四〇
(二) 吉宗所遭遇到的財政困難	一四五
(三) 吉宗當政的成績	一五〇
(四) 家重家治時代的腐化和誅歛	一五四
(五) 吉宗的功過和影響	一六三
<b>第十章 文化中心的東移</b>	一七一
(一) 文化中心的移動	一七一
(二) 舊學的復古傾向	一七一

(三) 蘭學漸發達	一七六
(四) 文學作品通俗化	一七九
(五) 美術新風格	一八四
<b>第十一章 江戶幕政的停滯時期</b>	
(一) 老中松平定信的脚精圖治	一八七
(二) 家齊時代的幕政的再趨腐敗	一九六
(三) 日本漸感西洋勢力的迫近	一九八
(四) 水野忠邦所主動的幕政革新	二〇一
<b>第十二章 江戶文化的爛熟</b>	二〇五
(一) 文化爛熟後的停滯	二〇五
(二) 洋學抬頭	二〇九
(三) 文學上新風格的形成	二一三
(四) 美術方面的新趨向	二一九
<b>第十三章 幕政的破綻和開國運動</b>	
(一) 武士階級漸沒落尊皇思想漸抬頭	二二三

(二) 幕府無力抵抗外力的壓迫	三三九
(三) 井伊大老與櫻田之變	三三六
<b>第十四章 江戶幕府的滅亡</b>	<b>一四四</b>
(一) 幕威日墜與朝廷勢力的逐漸抬頭	一四四
(二) 雄藩干政與志士的活躍	一四五
(三) 幕府二度討伐長藩促成長薩二藩的結合	一四七
(四) 明治天皇即位與大政奉還	一五六
<b>附錄 江戶時代日本天皇及年號簡表</b>	<b>一六一</b>
附一	

# 第一章、緒論

## 一、日本民族的起源

要了解日本的歷史，就先要明白日本民族的由來和形成。但這些問題，因須追求史前，年代邈遠，本來就難於考信。加以日本後世史家的有意爲其祖宗鋪張，剽襲中國的一部分讖緯之說，牽強附會，硬說日本民族是天神的後裔，弄得益形迷糊恍惚，甚至到現在還有一部分頑固的學者，堅持此說，所以這問題更糾纏不清了。

不過根據近代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研究的結果，認爲日本島上的始有人跡，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約當三千年前。原居亞洲西部的舊蝦夷族（Palaeo-Ainu），東移經西伯利亞、庫頁島而至日本東北部，然後逐漸散布於日本全部，後爲大和族所逼，退居日本東北部。據考古學者研究，此族爲白色人種之一支，曾在日本使用過繩文式土器。現在日本東北一帶的蝦夷族，即爲此族的後裔。

但是今日日本民族的主幹，却不是蝦夷族，而是原居於亞洲北部的通古斯族。他們分三批渡日，第一批差不多和蝦夷族同時，由間宮海峽南下至日本，散居於赤羽及越後一帶。第二批是先至滿洲一帶的通古斯族，後來逐漸南下至朝鮮半島，其中一部渡過日本海，即居出雲一帶。第三批是原居於亞

洲北部及朝鮮的通古斯族，後渡對馬海峽而至九州，居於日向一帶。前二批渡日，是零零星星的，時間參差不齊；而第三批却是遽然的，大量的，宛如異族的入侵。故前二者稱出雲族，後者稱天孫族。初時蝦夷族勢力最大，嗣被文化較高的出雲族所逐，而出雲族則又為天孫族用武力及聯姻政策所同化。天孫族智力及武力的優越，逐步擴展，由日向沿岸路進入瀨戶內海，而達淀川口，更沿海南下，在紀伊登陸，而終入大和；旋即以此為根據，經略四方，奠定日本國家的基礎。此族在日本史上，即稱為「原日本人」(Proto Japanese)，亦即是所謂大和民族。

除上述的二先住民族外，還有由南方渡海至日本的印度支那族 (Indo-Chinese)、印度納西亞族 (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 (Negrito)、馬來亞族 (Malayans)，及由中國本部和朝鮮半島至日本的漢族。印度支那族古時本居於中國南部，被迫遷至南方的越南，其中一部由海道至九州北部登陸，傳入了稻作法，四五世紀時，為大和民族所征服。印度納西亞族是由南洋乘海潮渡至日本的，其在日本的主要根據地是薩摩半島，日本古史上的「準人」，即指此民族而言，「熊襲」恐亦是其同族。尼格利他族係黑色人種之一，在印度被逐而至南洋，更漂泊至日，但人數不多，大半係奴隸階級。此外，馬來半島民族亦有一部，自南方渡至日本。至於漢族之移居日本，大率經由朝鮮半島，時期雖較晚，但對日本文化及國家觀念的形成，貢獻甚大。總之，日本民族的主幹是北方民族，但滲有一部南方民族的血統，可以說是混血種。

## 一 上古時代的日本

日本開化和建國的時代，史家意見還不一致。日本人自己雖動說神武建國，把開國的時間，提早

到公元前六六〇年，但都是後人臆度，不足憑信。日本今日最古的兩部史籍，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但這兩部書都是在公元第八世紀才完成的。那時，日本和中國的往來已很密，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已很深，所以兩書不但在形式上採用和漢混淆的文體（如古事記），或甚至完全用漢文體（如日本書紀）；即在內容方面，亦多抄襲中國古史和讖緯之說，硬把中國人的史跡和傳說，認作他自己祖宗的事實。所以古史部分，甚難信任。

記載日本古代社會最早的典籍，還在中國方面。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滅衛氏古朝鮮，分其地置樂浪（即今平安南道、南海道、京畿道之地）、真番（鳴綠江上流附近一帶之地）、玄菟（咸鏡南道之地）及臨屯（江原之地）四郡，以後即常與倭人相往來，漢書地理志云：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

魏志倭人傳說：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

後漢書東夷傳說，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足見漢時已有人往來。所以中國史籍所載，大概是根據倭國來人所述，或曾到過倭國的人的報告，都是目擊的事實，比較可靠。

在公元一世紀前，日本並未統一。全國各地，祇依血統關係，結成政治單位。其首領稱氏上，其部下皆爲同族之人。這些氏族形成的團體，初時零星散布各地，不相統屬，所以漢書地理志說：「分百餘國」。就當時所知的地域，已分得這樣散漫。各氏上對外代表氏族的全體，對內是祭政的首領，

有絕對的權威。各氏族各有其私有的土地、人民和專職。後來各氏族團體逐漸擴大，相互之間，不免往來，於是強大一族的氏上，便成爲各族公認的首領，即是後來的所謂天皇。但是天皇的權力，還不能直達於各族的人民，還須經過各族首領——氏上的轉達。後來天皇成爲統一國家的國君，其他各族首領，成爲貴族、公卿。由這批貴族公卿來輔佐天皇，統治全國。惟欲化除種族間的遺跡，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原始時代，日本島民的生活，雖以捕魚和狩獵爲主，迨當我國漢時，似已知道種植農耕，後漢書東夷傳說：「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氣溫暖冬夏生菜茹。」魏志倭人傳亦說：「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種禾稻，紡麻，蠶桑繕績，出細紵縑綿，……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這都是說當時的日人，已知道農耕，且已知紡織，其出品曾送至中國朝廷貢獻，足見已相當精緻。後漢書東夷傳還說：「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子被髮屈紩，衣如單被，貫頭而着之，並丹朱塗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籠豆。俗皆徒步，以蹲踞爲恭敬。」這段記載，離當時的實際情形，當不致甚遠。

自漢武帝於元封二年，滅古朝鮮，於其地置樂浪等四郡後，中日交通，漸形頻繁，已如前述。漢人此後漸自朝鮮半島的北部和中部，向日本移民。據後漢書東夷傳稱，「光武中元二年（公元前五七年），倭奴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足見在光武年間，倭國中較強大部落的領袖，已遣使至漢庭來朝貢了。至於漢光武賜給倭奴國的印綬，即爲日本天明四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在筑前國糟屋郡志賀島叶崎掘得的上鐫「漢委奴國」的金印，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以後這樣的使者，必常來往，

譬如後漢書東夷傳又說：「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而至三國時代，在北方的魏國，因有控制朝鮮半島之便，與倭奴來往更頻。據魏志所載，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二三八年），和正始四年（二四三），倭女王都曾遣使來朝，有所貢獻。同時魏廷亦有還賜，且二次都遣帶方郡（建安中設，在今黃海道南部、京畿道全部、及忠淸北道北部之地）官吏隨往視察。當然志籍所載有限，祇能述及官家所派比較重要的使節，其餘民間的自由往來，自然必更多。

這裏我們可以想像的，是凡到中國來的倭人，對於中國統一的政治組織、文化生活，必感欣羨。歸去時必然懷抱新的觀念，企圖在日本本土之上，如法泡製。同時，也自中國攜回名產珍品，直接提高了一部日本人民的物質享受，間接的刺激了技術界的模仿之望。恰在這時，正當中國魏晉之際，中國與朝鮮半島都有戰亂，中國人民，大批大批的向三島避亂，他們大多了解中國的文化，學有專門技術。於是，頗受日本貴族的歡迎優待，他們對於促進日本政治文化的進步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

至於中國文字的輸入日本，據日史所載，在公元二八四年。百濟國王遣阿直歧入貢日本，其人精通中國經典，應仁天皇乃命其爲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師。後來阿直歧歸國後，又薦王仁來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爲漢字傳入日本之始。

日本這樣大量的吸收中國文物，再隨着時間的進展，建國工作，隨之進展，國家的統一，漸臻完成，於是整套模仿中國，建設新國家的觀念，漸在知識階級中形成生長。到了公元六世紀末，在聖德太子的領導下，遂實行所謂大化改革。所以大化改革，實爲日本從幼稚的氏族政治，改變爲仿效中國政治的重要轉變期，史家往往即以日本第三十六代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後改元爲大化元年（六五四）的一年，作爲歷史分期的界線。在這年以前，統稱古代史。在這年以後，至第八十二代後鳥羽天皇文

治二年（一一八六），源賴朝開府鎌倉，確立日本武人專政的一年止，統稱爲上代史。不過這樣重要的改變，自非一朝一夕之事，自醞釀至成熟，需要很長的時間，實際上在第六世紀末推古天皇時，改革已在着着進行。所以史家對於分段的年分，說法亦不一致，但大致都承認其在六世紀末至第七世紀中的一段時間內。

## 三 大化改革後的日本

自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公元六四五年）起，至安德天皇素永四年（即一一八五年）平氏（註一）滅亡爲止，史家稱之爲上代。大化在日本史上是第一個年號。且自大化年間起，朝廷始擢用曾留學過中國的學生僧旻及高向玄理等，大事改革，模仿中國的制度，編訂律令。史家稱此爲大化改革，與後世的明治維新，相提並論。前者是採取隋唐制度，從封建制轉變爲中央集權制的大關鍵；後者是模仿西洋文明，從軍閥專政轉爲立憲政體的大關鍵。

上代史中最初的約六十年中，即自大化元年起，至文武天皇慶雲四年（七〇七）止，是制度法令由開始改變改訂而漸臻完成的時期。文化方面，是加緊追摹隋唐，加緊吸收，流傳也漸普遍。在此後的九十年間，即自元明和銅元年（七〇八）至光仁寶龜十一年（七八〇）間，史稱奈良時期。因爲自七〇七年至七八〇年止，日本奠都奈良，這是日本史上第一次有比較固定的都會，效法唐制，規模恢宏，所以史家即以之名其時代。在這期間，對中國文化的吸收模仿，更大規模有計畫的進行着。而在國內的消化，亦臻成熟。所以在日本史上，產生了燦爛的奈良文化。不過在政治方面，制度行之既久，流弊日著；而執政的公卿，亦因當權日久，習於腐敗。所以外表上典章制度日趨完備，實質上中